

# 史海拾珠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 香港因何未被提前收回

1949年以前，国民党是大陆的当政者，自然应在香港问题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1925年到1929年间，国民党政权也曾多次试图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地位不高均未收到成效。1942年末，终于开始了有关的谈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其中要求废除租界新界地区。但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这个问题超越了关于治外法权条约的范围，建议抗战胜利后再讨论“租借的条款”。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英美两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需要出发，希望中国成为其盟友，提出了终止在华治外法权。和美国的谈判进行得

还算顺利，可是中英的谈判在香港的问题上却触礁了。原来定在1943年1月1日签约，但到1942年12月中旬的时候，发现一切都谈妥了，就是香港问题解决不了。

国民党外交部的人员为此大为恼火，一筹莫展。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找到正在国内述职的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

其实早在几个月以前，顾维钧就在伦敦对此事做过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英国人是主张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他们认为：香港理应归还中国，它既是中国的领土，居民又都是中国人。顾维钧甚至还专门会晤过丘吉尔，丘吉尔含糊糊地把这个问题给推开了，说香港早晚要归还给中国的，但究竟什么时候为好，这要由战争和其他因素来决定。

随后顾维钧专程向蒋介石汇报。谈话中，蒋介石突然站起身，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英国人把香港留在手里究竟想干什么？”

对此，顾维钧解释说，英国人这一回本来只是在美国人的号召下才将治外法权归还的，在他们的谈判计划中，根本就没有想到过香港问题。现在来谈判，毕其功于一役可能性是很小的。现在，比较明智的办法就是他们归还什么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收下什么，收的过程中再告诉他们：我们很不满意，你们应该把更多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都还给我们……

应该说，顾维钧所提出的方法体现了成熟的外交家特有的灵活、婉转与随机应变。

蒋介石觉得有理，采纳顾维钧的意见，于是便把这

一问题搁置下来。

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试图说服丘吉尔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把它开辟成自由港，以便对大连能作出同样的安排，从而让斯大林进入这个不冻港口。

丘吉尔坚决反对这一意见，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准许英国的任何主权被转移。”还有消息说，当时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谈中，丘吉尔同意斯大林在波兰放手行事，以换取斯大林支持英国重新占领和保留香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提出要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但是，英国强调由他们来收复香港，并且杜鲁门也作出了有利于英国的调停。英国人便又一次进驻了香港，重获了对香港的统治权。从此以后，国民党忙于内战，也就顾不上香港了。

摘自《老同志之友》

## 崩通圆滑保命

崩通是范阳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诛灭暴秦，崩通也乘时而起。当时，武信君武臣受命进取赵地，声势浩大，崩通见事有可为，使用白头巾、红臂带打扮一番，去见范阳县令，范阳令几日来胆战心惊，见崩通如此打扮，觉得很奇怪。

“白巾者，为吊你县令大人；红带者，为贺你县令大人也。”崩通说，“天下大势不可阻挡，城内外都说你死定了。不过，幸亏遇上我崩通，说不定能逢凶化吉。”崩通将反秦形势、范阳形势、县令大人该何去何从分析得头头是道，又许诺，只要他归降武臣，依然可做县令。然后，崩通出城找武信君。这时候崩通连武信君的面都没见过呢！

武信君早闻崩通大名，恭敬地向他请教。崩通说，一味攻打，自然也可取胜，但费时太长，代价也大，莫若劝降，不战而屈人之兵。武信君表示赞成，派他招降范阳令。

范阳令开门归降，轰动燕赵各城。一时间，各县令

的打算，他希望韩信能据齐自强，崛起于楚汉之间，养精蓄锐，扩大力量。一旦天下有变，即可发兵出击楚汉，收拾残局。但是，韩信未能采纳崩通建议，他认为汉王待自己不善，自己也没有多大野心，不必招天下非议。任凭崩通如何劝说，韩信就是不听。崩通只得佯疯避祸，做了巫师。

后人分析，崩通此番游说失败，有两大失误：一是交浅而言深。当时，他与韩信还无很深的交情，不过是个食客，难以与韩信讨论个人前途命运这等大事；二是没有真正击中韩信的要害。韩信想做齐王，已暴露了欲望，刘邦难道不会担心他还要天下吗？韩信怕天下非议，那么，此事已经引起非议，既然要齐王与要天下都会引起非议，何不罢了天下呢？而一旦真得了天下，又复有谁再非议？而且，有了

天下照样可以好好对待刘邦，借此报恩也未尝不可。

韩信守小信而忘大信，虑小患而失大患，崩通没能做通韩信的工作。

韩信后来被吕后设计擒获，临刑之际，才后悔不听崩通之言。崩通由此被连累，刘邦下令“烹之”。

崩通连呼冤枉，极力为自己辩护。刘邦冷笑说：“你曾煽动韩信谋反，这是罪有应得，有什么冤枉的？”

崩通辩解道：“妒夫吠尧，并不是说尧不好，而是因为，狗是为了帮助自己的主人，才去咬外人的。当时，我只认识齐王韩信，不认识您啊。再说，在当时形势下，秦朝已摇摇欲坠，只要是有本事的人，先行一步，就可以取得天下，得到您现在的地位，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如果真是当时说过那样话的人都算谋反，恐怕您难以把他们全都杀死吧。”

这样，他竟然又死里逃生，不仅免于被烹，后来还当了相国曾参的幕客。

摘自《智读历史学处世》

## 不可得罪宦官

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每每提起赵高、十常侍、刘瑾、魏忠贤之辈，大家都恨得牙根痒痒，到今天也余难难消。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得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有清一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盯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郑国的国君郑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叫点儿什

么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入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姑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郑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姑撒的尿。郑庄公恰好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来，但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郑庄公急得直跳脚，一个胖子摔到火炉上，“烂，送卒”，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生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代。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渍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来管库的库吏，库吏呼冤骂头。孙亮问库吏：蜜中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

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判。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了。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

郑国的阍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阍人（是阍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寺人、即阍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郑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宠信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受的宠的话，估计库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

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的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

命的大事。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姑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郑君性子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丧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库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

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都带到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权力”，得罪不起。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使一个小绊儿，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权者身边，而且这个有权者的权力又足够大，足够霸道，那么这种机会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

所以，无论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宠信宦官，给皇帝当差办事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那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关键零件的人。

摘自《看世界》

## 杨善决定吹一个牛

明正德年间的右都御史杨善，是一个只要舌头在，还能说话，就有办法的人。在一次出使瓦剌时，宴会的接待人员、瓦剌首领也先的使者突然以傲慢的语气问了杨善一个极为让人难堪的问题：“土木之战，你们的军队怎么这么不经打？”

正在埋头大吃的杨善听见了这个故意找麻烦的问题，抬起头，直视对方那挑衅的眼神，开始了紧张的思索。

为了处理好这一复杂局面，既不丢面子维护国格，又不跟对方闹翻，杨善决定吹一个牛，虽然之前可能吹过很多牛，但这次吹牛是最完美的。

杨善突然愁眉苦脸起来，他叹了口气，说道：“有些事情我原本不想说的，但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是告诉你们吧。”

这句话说得对方一愣，连忙追问原因。

明正德年间的右都御史杨善，是一个只要舌头在，还能说话，就有办法的人。在一次出使瓦剌时，宴会的接待人员、瓦剌首领也先的使者突然以傲慢的语气问了杨善一个极为让人难堪的问题：“土木之战，你们的军队怎么这么不经打？”

正在埋头大吃的杨善听见了这个故意找麻烦的问题，抬起头，直视对方那挑衅的眼神，开始了紧张的思索。

为了处理好这一复杂局面，既不丢面子维护国格，又不跟对方闹翻，杨善决定吹一个牛，虽然之前可能吹过很多牛，但这次吹牛是最完美的。

杨善突然愁眉苦脸起来，他叹了口气，说道：“有些事情我原本不想说的，但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是告诉你们吧。”

这句话说得对方一愣，连忙追问原因。

你们被打中就必死无疑（百步外洞人马腹立死），而且我们还在交通要道上安放了很多人铁锥（隐铁锥三尺），你们的马蹄会被刺穿，根本无法行动。”

估计杨善还是一个擅长编恐怖故事的人，他最后还煞有介事地对脸都吓得发白的瓦剌人说：“实话告诉你们，每天夜里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派了很多刺客窥视你们的营帐，来无影去无踪，你们还不知道吧！”

就这样，杨善终于结束了他的牛皮，微笑着抬起头，看着对面那些吓得目瞪口呆的瓦剌人。

可光吓人是没有意义的，于是杨善继续他的表演。

他脸色突变，换上了

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发出了一声叹息：“唉，可惜这些都沒用了。”

瓦剌人刚刚被这位仁兄那诡异可怕的语气吓得不行，突然又看他态度转温，搞不懂他玩什么花样，便追问他为什么。

杨善这才说出了他最终的用意：“我们已经讲和，彼此之间就像兄弟一样，怎么还用得上这些！”

瓦剌人笑了，他们终于不用担心那些火枪、铁锥和刺客了，虽然这些东西并不存在。

杨善也笑了，因为他又成功地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结束了这场饭局上的较量后，杨善动身去见也先。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他只有舌战辩胜也先，才能把土木堡被俘的朱祁镇皇帝带回北京去。

摘自《明朝那些事儿》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967年冬天，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她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

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

可是透过泪眼，我仍然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摘了下来。

## 卖白菜

莫言

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

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挤进了篓子里。

集市有三里远，我和母亲挑着篓子终于挨到了集上。母亲让我走，去上学，我也想去，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我认识这个老太太，知道她是个孤寡老人，经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但是没有走，而是蹲下，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根拽了下来。然后又逐棵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忧伤地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看哪棵还能找到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我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还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

忍不住冒出了一句：“再紧就成石头了。”

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你儿子吗？”

“是老小，”母亲转过头来批评我，“小小孩子，说话别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你这小孩子，说话怎么像吃了枪药？”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并没停。

她终于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在清冽的寒风中，我们的白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鲜美啊！老太太搬着白菜让母亲给她过秤。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不会算账。”

母亲对我说：“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盯着我。

“你自己算就是了。”

“这孩子，说话真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脏脏的手绢，层层揭开，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纸票。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也一张张地点数着。

等我放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篓子摆在她身边，三棵白菜都在，那棵最小的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充满沉痛。

摘自《会唱歌的墙》

## 幸福是个哑巴

毕淑敏

自己这辈子不会有好运气的。她说。

我惊讶地发现，在一片黯淡的叙述中，唯有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显出动生甚至有一点得意的神色。

你如何得知的呢？我问。

我小时候，一个道士说过——这小姑娘面相不好，一辈子没好运的。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当我找对象的时候，一个很出色的小伙子爱上了我。我

想，我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没有的，就匆匆忙忙地嫁了一个酒鬼，他长得很难看，我以为，一个长相丑恶的人，应该多一些爱心，该对我好，但霉运从此开始。

我说，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会有好运气呢？

她固执地说，那个道士说过的……

我说，或许，不是厄运在追逐着你，是你在制造着它。当幸福向你伸出手指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手

掌藏在背后了，你不敢和幸福击掌。但是，厄运向你一眨眼，你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看来，不是道士预言了你，而是你的不自信，引发了灾难。

她看着自己的手，摩挲着它，迟疑地说，我曾经有过幸福的机会吗？

我无言。有些人残酷地拒绝了幸福，还愤愤地抱怨着，认为祥云从未卷过他的天空。

幸福很势弱。遭逢的时候，它不会夸张地和我们提前打招呼。离开的时候，也不会为自己说明和申辩。

幸福是个哑巴。

摘自《心灵处方》

## 你睡哪儿

刘 媛

法国男人天性浪漫，短暂的激情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如果有个陌生男人问你：喝咖啡吗？那么，他对你已经有了八成意思；如果他问你：今晚你睡哪儿？那么，他对你的意思已超过十成。别得意，这可是标准的色狼信号。不久前，我就遇到一次。

那天，我信步来到一家书店。绿色的门庭使初冬的阴郁不见踪迹，门前空地上摆着装满了旧书的书箱。推门走进店内，略带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个老人坐在小小的收银台前。见我进门，他张开双臂开心地招呼。这么热情的店主并不多

见，加上他年过九旬，这童话般的年纪更让我觉得亲切，所以我走过去和他拥抱，老人身上的油墨味儿马上冲进了我的鼻子。

老人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你好。”接着他向我介绍法国人的阅读习惯，告诉我读书对法国人的意义就像米饭对中国人一样。我觉得老人亲切而幽默，但在告别拥抱的时候他突然问了一句：“今天晚上你睡哪儿？”他的眼神很真挚，我有点

呆，脑海里迅速响起一级警报。于是我很尴尬地离开了那家小书店。

没几天，来巴黎做模特的“小严”突然来电话：你有没有能暂住的地方？她的信用卡已透支千元，手边仅有二十欧元。谁肯租房给一个身无分文的女孩呢？一筹莫展之际，我的朋友皮埃尔提议，让她去书店住两天吧。我立刻想起了那个老人，于是狠狠地敲了皮埃尔的头。皮埃尔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和皮埃尔来到小

书店，收银台后的老人又伸出了双臂。皮埃尔说：“老人非常善良，遇到来店里的其他人都会问：‘今天晚上你睡哪儿？’如果你没有地方住，他就会告诉你书店里有免费睡觉的地方。”书店的楼上摆了床位，专门接济暂时无家可归的人。皮埃尔失眠的时候也爱来找他聊天。原来是那样啊，我更尴尬了。

小严在书店住了一周，最后通过老人认识了一个房东。从那之后，我们常去书店找老人侃大山，当然也常听到他留学生们：‘今天晚上你睡哪儿？’

摘自《世界新闻报》

## 气死屈原

韩少功

本地农民看不懂英语，似乎对牌路上的中文也心怀不满：

“哪里冇珠波桥呢？”一位后生在路上拦住我，“写错了吧？是猪婆桥呵！”

另一个老汉说：“什么‘情人路’呢？就是我家后面蛤蟆冲的路。我活了七十岁也没听过这个名字！”

旁边一个妇人捂着嘴笑：“真是把我笑蠢了。我们屋后那几口石头，现在也叫什么‘仙人抱蛋’。骗人，太骗人了！骗得外面那些鬼都窜到我家菜园里，踩倒了我家好菜！”

农民们一致认定，干部们的神经出了问题，居然把蛤蟆变成情人，把石头变成仙蛋，把猪婆桥变成珠波桥，下一步恐怕要搓一把黄泥当金元宝。亏得他们想得出来！他们觉得这八溪响没什么好看，除了树还是树，除了山还是山——实在不是什么金元宝。因此山口的那个收费路卡怎么看也戳眼。那道

要走大路。来来来，我带你们走凳子坡那边，那里没卡子收费。”

一批批外来客就这样打道回府，大小汽车在山口调头，碾出了很多泥坑，留下了一些汽车尾气。乡干部们大为沮丧和烦恼，其中一位跑到我家来愤愤地说：“你看看，哪有这样拆合的呢？群众就是愚昧，就是保守，就是落后呵！一个个猪脑子，蠢得同猪屎，碰到盐也不晓得咸淡。”另一位承认门票定价是高了一点，但这绝对算不上什么滔天大罪。“老韩，你不知道呵，改革实在太难了！现在你明白了吧？屈原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跑到了这个地方就死？”

“你是说……屈原？”我被这一句问住了，差一点以为对方是说某个姓屈的干部。

“怎么没关系？屈原是个湖北佬，怎么死在这里？他当大官走南闯北的，哪里不能死？怎么偏偏就要在汨罗投江？事情太明白了，他肯定是被这里的老百姓气死的，把八辈子的血都吐光了！”他恨恨地说。

摘自《文化博览》

事情有点难办。我原以为八溪响山饶水丰，资源丰富，只要加上一点知识和技术，农民生活不难改善。

我曾建议他们发展竹业加工，还从城里带来杭州竹器博览会的资料，带来竹篮、竹盘、竹玩具一类样品。他们一问价格，说这么便宜呵，那还有什么赚头？然后一点兴趣都没有，情愿回家打麻将。

后来，我曾建议他们建立绿色瓜菜基地，结果也没能如愿。最后，我看着八溪响的青山绿水，不得不想到旅游开发。乡干部们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为此邀请我到全乡干部会上作报告，介绍外地“农家乐”的经验。他们组织劳力整修了一些小路小桥，通向一些景点，无非是一些石头、瀑布、古树等等。他们在山口还竖起了宏大的导游图，图上各处景点的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秋水落霞、八丈飞瀑、枯木逢春、丹凤朝阳……一批中英文的双语路牌也准备竖起来。我说双语没有必要吧。但年轻人一心国际化，一心热爱美元和英镑，一个劲催着我写洋字。

要走路。来来来，我带你们走凳子坡那边，那里没卡子收费。”

一批批外来客就这样打道回府，大小汽车在山口调头，碾出了很多泥坑，留下了一些汽车尾气。乡干部们大为沮丧和烦恼，其中一位跑到我家来愤愤地说：“你看看，哪有这样拆合的呢？群众就是愚昧，就是保守，就是落后呵！一个个猪脑子，蠢得同猪屎，碰到盐也不晓得咸淡。”另一位承认门票定价是高了一点，但这绝对算不上什么滔天大罪。“老韩，你不知道呵，改革实在太难了！现在你明白了吧？屈原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跑到了这个地方就死？”

“你是说……屈原？”我被这一句问住了，差一点以为对方是说某个姓屈的干部。

“怎么没关系？屈原是个湖北佬，怎么死在这里？他当大官走南闯北的，哪里不能死？怎么偏偏就要在汨罗投江？事情太明白了，他肯定是被这里的老百姓气死的，把八辈子的血都吐光了！”他恨恨地说。

摘自《文化博览》